

南海出版公司

情人季节

林太荣 著

南作家丛书
女青

琼新登字 01 号

情人季节

林太荣 著

总 经 理 霍宝珍

责任编辑 梁晓亮

封面设计 杨 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
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 9.75 印张 162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1300 册

ISBN 7-5442-0477-4/I·81

定价：10.00 元

序

冯秀枚

岁末，得知你的集子将由南海出版公司列入作家丛书出版，这消息令我分外高兴。今后你将更自信更自如地写出你心中的人物。

认识你已10载。记得当初你与伙伴们怀着对文学的执迷，创立了“椰岛青年文学社”。它的声势遍及全岛，并跨越海峡，是文学社团的鼎盛。那时候你们常挟着一股炽热闯进我们编辑部，高谈文学的希望与种种计划。澎湃的激情给几经退潮的海南文坛增添了几朵浪花。后来的种种，“椰岛”化整为零，你的许多伙伴改弦易辙，有了新的选择。而你，却把热诚回聚于书本与稿纸上，磨砺出一个个颇令人咀嚼的故事。

我曾寻思过你选择文学为伴的缘故。当今世界何其丰富，纷繁异常，八小时外的时光尚有许多实惠的去处。那是感官与利欲都得以满足的境地。何况你常年囿于兵营，又是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，严肃紧张之后不正需要那样的松弛么？而你，却把自己安顿在另一个寂寞而颇费思虑的世

界中。你是否已感悟到人生的两难，任何一种倾斜都带来缺憾，所以你愿意平平实地度日，固守自己心灵的这块净土；或许你正是借助文学“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”。

你的选择还起始于对往事怀有倾诉的企盼。你在乡间度过很长一段岁月，童年，少年直至青年的边缘。那是段饥寒交困的日子。父亲被发配进大山，每次回来提一块肥肉，足令全家垂涎雀跃，光腚赤足，“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此番情景、那般滋味，你我他都曾领略。你还看到人们在空徒四壁的陋室里默默出生，又阒无声息地消逝，没有欢乐，没有希冀，死了不再被人提起。人们早已漠然。那日子黯淡得令人窒息。你有幸终于从中挣脱。当你超越了它，你却又频频回顾，仿佛有着千丝万缕的牵引，令你远离而不能忘却。且于回顾中你体悟到“人生是脆弱的、短促的、多灾多难的”。然而生命却是坚强的，延绵不断的、蕴涵丰富的。于是你以苍老的话音叙述了那段岁月中古老而悲凉的故事，让故人一个个活现于你笔下。

你说，如今在潇洒风光之后，就会有莫名的失落，便想慌忙躲进一隅寻回内心的平静。这是那段岁月留给你的一份沉重。它已游穿于你的作品中。许多年前，当你初试笔锋，写下的那些未能成为铅字的小说，已如同老者说书。后来，转笔都市生活，写男女之情，你依然一派冷色，脸

挂秋霜，让人间多一份遗憾与怅惘。

你似乎崇尚表现人间悲剧。而悲剧是更深沉的美。它不是残酷与悲哀的横陈，不是消极与悲观的渲泄，不是把痛苦与折磨掷给读者，它是静默中的感悟，是悲号中的再生，是生命的升华。你读过许多悲剧的经典，定感知了它们撼人的力量。

你写小说已有些年头，你曾经踌躇过，仿佛道路泥泞不堪。但你终于开悟，便迈开了步子。只要有悟性，便会“柳暗花明”。期待你写出脍炙人口的新作。

岁末，地震。于防震的忐忑中挤出如此磕巴的文字，只好请太荣见恕。

甲戌年岁末美舍河畔

目 录

序	冯秀枚 1
祖父的童话	1
净 海	24
情人季节	29
名 片	46
角 色	53
海边二题	66
苦涩的咖啡	73
等 车	77
爱之惑	80
渔 人	103
小说三题	109
难得潇洒	116
小 巷	157
异乡的椰子树	162
渔家姑娘	167
可爱的家	175
生活小站	180
人 猴	186

梦中的城市·····	197
没有终点的旅程·····	217
棋 迷·····	224
黑 豆·····	230
名 医·····	242
生命的舞蹈·····	249
香蕉岛往事·····	265

惆怅与惶惑

——林太荣小说印象 ·····	纪少雄 296
后 记·····	305

祖父的童话

祖父们的村庄埋伏在香蕉岛东边的海岸上，掩藏在树林里。

村里曾有过一座二层楼房，渔霸二狗家的，解放后，楼房成为文化室，现在，坍塌了。遗址上残留半截砖墙，庭院里，杂草丛生。这一家人解放前都死绝了，村人说是报应。

村口，有棵苍老蓊郁、盘根错节的说不清哪朝哪代的榕树。一九四五年秋，我祖父被一股国民党官兵当做日本汉奸，绑在这棵树上给枪毙了。

汉奸，我看不用怎么解释，人们都明白这字眼的真正含义。偏偏村里当年目睹此事的老人人口声声替我祖父喊冤。

我生不在香蕉岛，长也不在那里，祖母解放前夕携带着我父亲逃离香蕉岛，埋名隐姓在陵水一带谋生，最后落脚在一家国营农场当胶工。善良的父亲前年去世，母亲跟着哥嫂仍在农场，我大学毕业留在省城一家报社，从事记者这行当已有三四年了。

我专程赶回香蕉岛，去看望八婆，她坐在家

门口。我们近十年没见面，她，传说中那美丽面容象灿烂的白日一样消失了。她那苍老的样子仿佛是死亡镜子里照出的影子。她平静地向我叙述我祖父的故事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段段痛苦的回忆交织成无痛苦的享受。

十年浩劫，有人将她和我祖父的事扯在一块，她老人家被迫停止经营大半辈子的酿酒行当，怕她渗毒，杀害革命群众。她为什么终身未嫁，谜底永远锁在她心中。

我家祖屋与二狗家楼房仅隔一条小道。祖屋已异常破旧了。我家一直没修过这间房子，主要是不打算回来定居。父亲生前曾对我几兄弟说过，将来有一日，祖屋塌了，你们一定要将它再盖起，别忘了祖宗。

在岛上，时间多得打发不完，天天晚上，我独自一人猫在祖屋里。四周是茂密的香蕉树，象是寺院冷冷清清，晚上寂静极了。深夜，有的时候，我似乎清清楚楚听到有人说话，只是，我觉得说话的人离我非常遥远，我什么也听不清而又隐隐约约明白一些意思。

我祖父和二狗同一时辰生的。二狗他爹拥有大大小小几十条渔船，岛上人靠租他家渔船捕鱼过日子。他爹在岛上名声很坏，许多人被他弄得家破人亡，到二狗这一辈，家境才渐趋没落。

祖父十八岁那年仲夏，二狗家要盖楼，请风

水先生在村里选址。那天，祖父没出海，守着病重的母亲。听到屋外噪杂声，急忙走到窗口，见二狗指使一群人在我家门口香蕉园打木桩。他跑出门问：“你们干吗？”

二狗手里握把锄头，一步跳到我祖父跟前，手指直戳他的眼珠子：“海浪，我想盖那就盖那，这块宝地，你家不配。”他手指差一寸戳到祖父的眼珠子。围观的村民没人敢出面说句公道话。不要说是地，谁家老婆有几分姿色，二狗他爹想玩，别人也没办法。祖父挺直身子，两眼炯炯发光，像被钉在地上，立着。香蕉树一棵棵被人砍倒。二狗转身走开后。站在我祖父身旁的一位邻居低声说：“海浪，算啦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”有人接着插嘴：“是呀，你没看到村东关世杰家交不起船租，被他爹叫人打断两条腿。”

祖父天天绷着脸闷闷不乐蹲在门口，瞅着二狗家起地基盖楼房。有一天晚上，天上一勾弯月，满天星星闪烁。他从海边回家，遇到二狗擦肩一过，二狗回头骂一句：“杂种！”祖父本来心头憋股气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愤怒地挥动拳头，照准他鼻梁狠狠一拳。二狗鼻孔当时爬出两条蚯蚓一样血来，人似空布袋瘫在地上晕过去，祖父低头一看，二狗躺着不动，知道闯祸。恰好有条外地渔船上岛装淡水，就搭船逃跑了。

他先在新村港码头打短工，后来，在一条福州人的船上当两年水手。船常年去西沙掏鸟粪，有

一趟，船满载着鸟粪鸟蛋返回港口，半路遇上大风，桅樯被折断，帆也落入海中。船像片树叶在海上漂流，漂了一个多月，人靠吃鸟蛋和鱼维持生命。船上七、八名伙计，有四个得热病，祖父病得最重，连路也走不动。船舱外，大海茫茫，波涛滚滚，风潇潇，天沉沉，祖父心事重重，嘴里叨叨，死定了。船上人整日坐在甲板上伸长脖子，一是看天，二是看海，盼着有雨有船。夜里，一名伙计，忍受不了疾病折磨，跳入茫茫大海之中，第二天，人们才发现少一个人，悲哀笼罩着每个人的脸。

幸好，有一天，驶来一艘帆船，福州老板给这艘老大些银钱，帆船才肯拖他们回港口。祖父重返香蕉岛那天，恰好遇上二狗他爹下葬。

我家仍保存着一个晶莹夺目的大虎斑贝，贝壳底下刻有民国×年×月×日在西沙××岛的字样。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九日，我国海军和西贡海军在西沙群岛干一家伙时，有位省城来的记者在岛上采访，找一些当年去过西沙捕鱼的老人拍照片，寻到我家，我父亲给他看那个巨大的虎斑贝。那记者拍了照片登在报上，这些资料后来在报社图书馆里查到。

祖父回岛第三天中午，或许是第四天，说不准，其实，哪一天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些发生过的事。我祖父回来后，二狗曾想报复他，找几

个狗腿子上我家，我祖父拿出从船上带回的炸药，点燃引信说，你们敢上，一块去死。吓得他们撒腿便跑，只恨爹娘生的腿短。船是租不到。他整日闲着无聊、喝酒、练拳，对着医书在草坡上找草药。在西沙行船这两年，他曾救过一个遇难的后生，这后生传给他两本书，一本是祖传秘方，另一本是武术书，书上画有许多人物摆姿势题有字，画得笨拙，像小孩涂鸦字也是那样孩子气非常有趣叫人喜爱。这几本书仍存放在祖父留下的一个旧箱子里。我刚初中毕业那年，跟着父亲一块送祖母的遗体回香蕉岛安葬，晚上，我和父亲睡在同一张床上，父亲从箱子里拿出来给我看过这几本书。当时，我爱不惜手。背着父亲，我拿到屋后树丛里。一面看，一面比划两下，很有趣。书后来被父亲收起来，再也不肯给我。

祖父毫无目的走到离村庄较远的海湾，海滩上搁置着几条小船，四周一片宁静。祖父钻入废船里躺着，拿那本秘方看。这时，村里一位妹子顶着斗笠顶着大太阳从海神庙方向下来。她脸盘圆圆的，眼睛异常明亮，她左右张望一下，在一条废船后，蹲矮了，脱去衣服，穿着内衣内裤，小心翼翼地把脚踩在海水里，双手团抱在胸前，下水走一段，然后，蹲下身子，鱼跃一般滑往碧蓝的深处。

祖父看书正入神入迷，忽然传来一声惊叫，凭着在海边生活经验，他机警地跃起身，朝海面上

扫一眼，湛蓝的海面上有一双手挣扎着，击起一堆白花花的浪花。

妹子苏醒时，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一条废船上，阳光在尖尖船头闪烁。祖父靠在船舷上望着她。

“阿珍，你醒啦。”祖父眼睛朝她一扫，眼光越过她身子跃到平静的海面上。

“海浪，刚才是你救了我。”她的眸子在闪亮，脸顿露出红晕，她连忙双手捂住胸口。

“回家去吧。”祖父深信她自己能走回家，扭头离开。他光着的背脊油亮亮的，大脚板深一脚浅一脚踩在软软沙子里，走得很快，在沙丘闪一下便没人影了。海滩上静悄悄的，连空气似乎也是静止的，太阳在头顶斜向西山。

清晨，珍坐在家门口小凳子，卷起灰色的裤管，露出白皙的大腿。正捻着麻线，地上盘几圈线团，她手掌心压着麻丝不停地在大腿上搓来搓去，一只手两指拉着线，一头拉一头看是不是捻着均称，眼睛朝着村路上使。珍的目光不时落在路上。路旁几只小鸡在杂草丛中啄食，一只只灰色麻雀在对面屋顶扑腾，叽叽喳喳。

我祖父正好路过，阿珍期待很久的眼光，一旦捕捉到目标，紧追不放，弄得祖父脸上感到火辣辣的。他连忙顺着小路走开。

十天后，一个晚上，有月有星，月是那种满月，月光很浅很白，我祖父接到阿珍的口信后，晚

饭后碗筷没收拾，堆在桌面上，急急忙忙朝村后的树林子跑。一进林子，见阿珍靠着一棵树干，一脚长一脚短在那等他。她见到我祖父，俊俏的圆脸上露出笑靥。祖父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，仿佛路断了。他闻到一股香味。

“我过几天要嫁给二狗了，海浪，这条命是你救的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别这么说，谁见谁都会帮忙。”祖父回答说。

“我恨死二狗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利索地脱衣，她连内裤都没有穿，像刚出世的婴儿赤裸裸站在月光中。祖父感到鼻子膨胀，目光变得鬼鬼祟祟，阿珍那白皙大腿根处那小块黑影如旋涡仿佛要将他整个吞吸进去。他的意识深层拼命挣扎，他很快控制住自己的冲动，虽然，他十分憎恨二狗，这也许是个报复的机会，可是，他顾及到阿珍，感到她对他是真心的，真诚这东西不能随便去伤害。

阿珍仍在闭着双眼默默地等待着戏的开始。

祖父弓下腰捡起阿珍抛在地上的衣服，揉成一团塞到她的怀里说：“咱们没缘份，算啦。”转身把地上的落叶踩得沙沙响。珍眼眨一下，泪流满脸。

珍出嫁那一天，岛上太阳很明亮，天高云淡，一只老鹰在碧空中做表演式盘旋，寻找笨拙的小鸡。老鹰掠过我家屋顶时，家门敞开着，院子里撒满耀眼的阳光，空气中的热气流淌进屋里，让躺在床上的祖父感到烦噪。喇叭声从对面楼里散

发出来，令他心烦意乱。他将身子一转，面对墙壁，咬牙骂道：“二狗，操你娘的×！”

从挂在祖屋墙上的祖父和祖母画像里，我已经知道阿珍不是我祖母，祖母瓜子长脸，阿珍是圆脸，祖母那个名字也好听：秀菊。

祖父喜欢八婆酿的糯米甜酒。八婆那个时候，顶多也十七、八岁，个头不高，矮胖，五官却特水灵，一对大眼睛水汪汪的像两口酒井，虽不比珍美，可也八九不离十。她家五朵金花，排尾，从小被村里一位孤寡老太婆抱养，老太婆酿酒，她做帮手，自老太婆死后，八婆将这行当承下来，自己干。其实八婆是那老太婆花名，老人一死，人们在她身上叫开了。

她住在村口东侧，一间草屋，里隔两小间，里屋存放几个大酒缸，后院搭棚，砌着柴灶，外间摆两张粗糙笨重方桌，废船板做的。外观不太美但钉得很结实，重重捶两下，不见摇动。八条长凳子叠在屋角。有人来喝酒，才摆出来。传说她酿造糯米酒有一种女人味，是一种处女味。男人喜欢她的酒。有些人想沾点八婆小便宜，摸个屁股，撞一下胸脯，八婆那张嘴经常把牛高马大的男人骂得狗血淋头，一点情面也不给。就这样，男人中也没人恨她，酒铺热热闹闹，生意顺顺当当，日子过得却并不太顺当。原由很多，其中，有一点是因为我祖父。

我祖父在村里虽然无父无母，单身一人，可他长得堂堂正正，浑身上下散发一种男人气味。有人发现，八婆每回见到我祖父来喝酒，眼神就不一样。脸上挂着笑容不说，单说那嘴巴讲出话来又甜又轻又脆亮。

那一天中午，太阳真毒，八婆从窗口看见我祖父从别人家出来，走到她家门口，她脸上挂出媚人笑容，细声说：“好久没见，疯去哪啦。”其实，算来算去隔两天没见面。

“想我啦。”我祖父口舌伶俐，也不输人。

“想你个鬼头，阿珍姐嫁啦，你该伤心断肠。”

“是呀。”祖父随便应一句。其实，他在阿珍出嫁那天最难受，现在，过几天，他觉得不在乎，有酒就行。祖父眯着眼睛指着八婆那丰满胸脯说：“几天没见那两个东西又大多啦。”

“去去。”八婆进屋取酒。出来时，一只手捏着酒壶，另一只手捧着两个叠着大碗。碗叮当摆在祖父面前桌上，那是个空碗，另一个装有花生米碗放在八婆跟前。她提着壶没斟酒，叉着腰对我祖父说：“拿钱，没钱甭想沾老娘的酒。”祖父不露声色地说：“没钱。打死也没钱。”八婆扑哧一下笑了起来。她笑起来，丰满胸脯一抖抖的，仿佛两只小兔在衫里扑腾。笑声也爽朗，很媚人。

她提起酒壶，弓着腰斟酒，先倒一滴，朝我祖父笑笑，然后，继续斟满。宽大颈口隐约见到那两个丰满乳房在颤抖，祖父伸手去抓，半路被

八婆用酒壶一挡，酒咀里溅出几滴酒，湿在祖父手背上，祖父得意地用舌头去舔然后连声说：“香香香！”

八婆说：“海浪，你若真的馋了，赶紧找个女人结婚。”

“我想找你，怎么样。”祖父纯粹是一种调侃的口气。

“找我，老娘奶不够你这么大的孩子吃。”逗得我祖父乐得直拍桌子。“说得好，好！”。

“你造的小船弄得怎样啦？”八婆问这话时倒十分认真。

“差不多啦。”祖父伸出厚实双手，掌心凸出几个血泡，八婆捧着祖父手看了看，嘴里啧啧做响问道：“痛吗？”她进屋拿出一根针，祖父马上露出一副老实相任八婆给他挑血泡。

祖父喝几碗酒，离开酒铺去海滩上忙着那条小船的事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家。

对面楼房二楼窗口亮着，他无意中看见到阿珍站在窗口，朝他摇摇手。我祖父也不明白她什么意思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发现房门没上闩，一只黑狗正盯着他。

同年农历九月，太阳很大，阳光火辣辣的，仿佛通过聚光镜，将光线集中在香蕉岛上。天空湛蓝，海水却是污浊的，渔网捞到净是一袋袋海草海蜇死海鱼。岛上整整两个月不见一滴雨水，人